

## 如何寫下一個句點？完整的

第一週，猶如以往的每個第一週。作為最後一個新學期的開始，最後在第一堂課遲到、補點名，最後相信接下來的自己會準時出席。即使經歷過無數次第一週，我仍會這麼做，定下一個小目標，例如早睡早起、不要翹課，寫在行事曆上，然後忘光。

然而，有些不一樣。

第一週的最後，我在劇本課上想到一個問題：「關於如何寫下一個句點，完整的。」

弔詭的是，我連自己是什麼樣子都不清楚，卻相信能完整描述一段經歷，找回某種真實。

總結一個階段最為困難，因為多數時候只是恍惚度過，太多睡過頭，或迫近繳交期限胡亂拼湊的報告。然而，拼湊也許是有益的，寫作有時也是一種拼湊，以文字拼湊的記憶。記憶總是破碎，我以為書寫也應該如此，但我仍執意完整它，以某種結構、技巧或風格總結。「解構吧！」書裡的那些人說。他們宣告，這是個後結構的時代，所有的結構都預設中心。拆解吧，所有對立的單位、惱人的成規、起承轉合、喜怒哀樂。絕對的意義成為罪惡，自由詮釋的大門被敞開，那麼書寫呢？敬愛的李維史陀(Levi-Strauss)，若人類心靈的結構完整，若所有的書寫都能夠被詮釋、分類，那麼，無所適從的靈魂該被歸類到什麼單位？矛盾的情感、模糊的想像和充滿縫隙的日子，如何以統一的結構完成？我以自己為中心，尋求能被認可的形式，這就是問題。如同我希望加上註腳，將此段詮釋為意識流或自動書寫，而非流水帳。

我不知道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比較重要，還是認真再替自己定個目標，反正還有一個學期，我想。

我將注意力轉往講台，聽聞教授第一週的目標，是來學校播放她寫的戲。關於泰雅族的神話，兩顆太陽與使命。戲裡，古泰雅族人射下一顆太陽，以開創擁有日與夜的新世界。似乎所有人活著都有一個目的。我目不轉睛地盯著教授，而非她用心寫下的舞台，比起戲，看著自己的戲的教授，更像是一場戲。

即使書寫總在追尋更精確的語言，我也不知如何形容教授背對著我的表情。

我想起那個瘋癲的男人，或許他說得對，戲劇不應附庸於文辭。語言與文字，不足以表達其思想與姿態。阿鐸(Artaud)，以瘋狂與美勾勒理論，彷彿其生命之自剖，用真實人生演出的殘酷劇場。

感官即空間的具體語言，超越邏輯與意識。不可言，不要自以為的解釋，感受能超越現實與文字。

感受如此抽象、難解，表達不及萬分之一，我們苦於尋求各種手段解釋，以景抒情或以詩言志。我憶及文學獎評審的講評，即期待看見校園景物的書寫。但我始終不敢嘗試，我善於艱苦地挖掘身上所有的傷疤，卻無法向外書寫存在的空間。

我的腦海中，始終沒有校園的輪廓。

什麼都寫不出來，我知道我得從最小、最小的事開始做。打開一本書，最好是神祕難解的，開始抄寫。故事講到哪了？不重要。我相信某種寫作的感覺會回來，那不是靈感，沒有任何驚奇或發現，那只是一種感覺。

是的，終究只剩下感受。五感之於寫作如此重要，散文教授如是說。

一切以我的身體為中心。它記得從圖書館後方落下的夕陽餘溫，聽得見環繞校園的尋鶯大道上，周圍高架橋喧囂的車聲。真像是環繞音響，每當我繞著學校散步時總這麼想。它嗅到黑森林潮濕的泥巴混雜腐木的氣味，平衡從公路飄來的刺鼻汽油味。尋鶯大道隔開聯外道路與教學區，一快一慢，我總在兩者間平衡自己的節奏。校園一圈三公里，限速二十。我該走得快一點或慢一點，我該怎麼走，諸如此類沒有意義的問題，總在漫無目的行走時興起。

隨便走也不是不行，調整呼吸，以自己的節奏。

沿著未完的捷運三鶯線，我圓周率式行進。事實上，我想寫些什麼，尤其從文學院 407 的窗遙望它時。窗框外，公路與捷運線平行，層層包圍校區。車流如相機膠捲，一個景框又一個景框，將每個階段定格，過曝地儲存於記憶裡。若將它一捲、一捲攤開，騰空的三鶯線有時斷在這，一段時間後又斷在那，從來沒有完整的時候。還要多久？我總在想，究竟它什麼時候能蓋完？又覺得它永遠無法完成，就像我也不確定何時會結束在這裡的生活，或迎向一個句點。

三鶯線與大學，都是一個過渡期，還無法真正通往哪裡。

寫不出來或許是因為，美好的時光往往什麼都不想寫。

我只想靜靜地待著，任憑時間無意義地流逝。車潮奔流，世界以規律的進

程運轉，符號、技巧與思想，一切都顯得多餘。只需要感受，感覺到了，即是一切。

半成品如我，如三鶯線，也如整個北大特區。

我總覺得這座城市由積木堆起，方能不斷被拆毀，又以飛快的速度堆高。沒有一個樣子，霧茫茫，施工中，夾帶塵土與灰燼。直到大四，心湖會館落成，歷經體育館、宿舍與電資大樓的興建，校園空間才大致抵定。擋板總是被立起，環繞於大廈、學院、公車站與捷運，上頭發紅的警示燈像在告誡眾人：「請保有期待，但請勿靠近。」

通往成品的過程易碎，請保持距離。

距離是必須的，觀眾不得全然融入角色。教授正解說布萊希特(Brecht)的劇場理論。

我們得遠觀，拉出一段批判的距離，觀看這場戲，以及作為角色的自己。但那是多麼的悲傷，如同我從未真正融入這裡。穿梭於各種社團，卻沒有一個留到最後。融入如此困難，無論是一件事，或一群人。疏離，我必須這麼做，方能避開可能的錯誤。不恰當的言論與肢體，被誤會，被審視，被認定。我總是恐慌，畏懼呈現在人前的自己，那無法掌控的面貌，無可避免的笨拙。我不自覺迴避所有人的眼神，我渴望交流，然而，我無法。

有的時候，翹課僅僅只是，懶得再把自己攤開，於眾人眼前。如此堂皇的理由，也只有大學生能面不改色地說出。

阿，句點，我又扯遠了。我想起在田徑場看日落的女士，不知她是否能回答我的命題。

田徑場最適合看日落，真心推薦，因為我總在這裡約會。夕陽一階、一階地下降，先是落在三鶯線上，而後沒入公路。我們坐在觀眾席的台階，面對火紅的天空，以及喧囂的車流。

我以為我們是主角，但聚光燈打在斜後方的女士身上。她茫然凝視夕陽的眼神，從未偏移。直至太陽沒入夜色，她才起身，沉默地走下觀眾席。

好幾天了，我都不禁撇過頭觀察她，想她究竟想些什麼。如此詩意的畫面，我卻不知道該怎麼解讀。她也在迎接一個句點嗎？是否和我一樣，每一天，思考這幅畫面，想著該怎麼寫。它象徵著什麼，或可以作為什麼的意象？又或者，她只是在放空，只是需要這麼一段空白。日子依舊蜿蜒前進，句點有這麼重要嗎？我為何要鑽牛角尖？無解，我還是不知道怎麼寫。

我的心意是破碎的，我無法違背意願畫出一個圓。為讀者著想的形式，我一向被如此教導，關於該怎麼寫，有著典範般的解釋。然而，自己的形式，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逆向尋回。若不這麼做，便不再有意義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書寫及其他，都將毫無意義。

讓一點空氣進去吧，沉悶的靈魂，以及受制的結構。

沒有絕對的完美，也沒有完整這回事。散文猶如紀錄片，容許零碎，力求真誠。

我不否認自己過於散亂，我有著太多瑕疵，我的寫作也是如此。但那又如何？我不能違背真實，我不能放棄向自己解釋這些。

叮鈴！

您有一則新的訊息。

LINE 跳出的提醒打斷我的思考。

「櫻花開了噢，妳下課了嗎？」

也許打斷我思考的是愛情。

要下課了嗎？第一週，每一堂課都不一樣長。

我一邊回訊息，一邊估算學餐剩下多少座位，心湖湖畔的櫻花開了幾成。

希望約會不要遲到。

看完這齣戲就下課吧，教授說。

第一週，俄羅斯向烏克蘭宣戰，《時代革命》上映。宛如平行世界，我仍思考著這些問題。

是什麼隔絕了一切？拉開我與現實的距離。

我還在這裡，或許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原因。我還未通往哪裡，我依舊是半成品，因而短暫獲取和平。

煩惱著無所謂的煩惱，我依舊不食人間煙火地過日子。我可以寫，也可以選擇不要，我只寫我想寫的，用我的形式，還能很任性地說這樣的話。

反正還有一個學期，一個不再因瘟疫延後開學的學期。可能會爛尾，不過沒關係，或許從來就沒有寫下句點的方法。但若這是個好徵兆，希望世界和平、沒有戰爭。希望從前我以為的，那些無趣的生日願望，都能夠成真。

卡。

這不是句點，故事從來沒有結束。

我、三鶯線、北大及其他.....